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大师与玛格丽特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 著

白桦熊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 C. T. P. 中央编译出版社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大师与玛格丽特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 著

白桦熊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与玛格丽特 / (俄罗斯) 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著; 白桦熊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117-3299-6

- I. ①大…
II. ①米…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623 号

大师与玛格丽特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12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目 录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永远不要和来历不明的人攀谈 3
- 第二章 本丢·彼拉多 26
- 第三章 第七种论证 64
- 第四章 追捕 72
- 第五章 格里鲍耶朵夫的故事 84
- 第六章 精神分裂症，已有言在先 107
- 第七章 凶宅 120
- 第八章 大夫与诗人的对决 136
- 第九章 克洛维耶夫的戏法 149
- 第十章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164
- 第十一章 伊万的双重人格 181
- 第十二章 黑暗界魔法及揭秘 187
- 第十三章 主人公现身 210
- 第十四章 荣耀归于雄鸡！ 240

- 第十五章 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 252
第十六章 行刑 271
第十七章 心烦意乱的一天 287
第十八章 倒霉的来访者 307

第二部分

-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339
第二十章 阿扎泽勒的焕颜霜 359
第二十一章 翱翔 367
第二十二章 无幽不烛 387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407
第二十四章 召回大师 432
第二十五章 总督对犹大的救赎 466
第二十六章 掩埋 482
第二十七章 50号公寓的末日 513
第二十八章 克洛维耶夫与河马最后的轶事 535
第二十九章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命运就此注定 555
第三十章 是时候啦！是时候啦！ 563
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581
第三十二章 宽恕与永恒的归宿 586
大结局 596
译者后记 613

第一部分

……汝究竟何许人也？

——吾乃彼神力之部分，恒欲为恶，永司善举。

歌德《浮士德》

第一章 永远不要和来历不明的人攀谈

春天的某日，虽已夕阳西斜，但莫斯科却是少有的酷热。这时，牧首湖畔^[1]走来两位男子。第一位身着浅灰色夏季西服，个子矮小，膘肥体壮，秃头，一顶体面的礼帽像馅饼一样托在手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却被一副黑色角质框架的超大眼镜盖住。另一位是年轻人，宽宽的肩膀，淡褐色乱蓬蓬的头发，后脑勺歪戴一顶方格子鸭舌帽，穿着格子翻领衬衫，下身是皱巴巴的白裤子，脚上穿着黑色运动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正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柏辽兹^[2]，他是莫斯科几个最主要的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之一——简称“社文大师会”^[3]的理事会主席，也是一家颇具实力的艺术类杂志的主编。与他同行的年轻人名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是一位诗人，经常以“流浪汉”的笔名发表作品^[4]。

一走进才刚冒绿芽的椴树荫底下，两位作家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漆得花花绿绿的售货亭，那亭子上写着“啤酒和汽水”。

对了，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可怕的五月傍晚的第一件怪事。不光售货亭旁边，就连整条与小布龙街平行的林荫路上也见不到一个人影。此刻，仿佛被太阳烤化了的莫斯科，在干燥的尘雾中蔫蔫地倒向花园环路^[5]的后方，人们热得连呼吸都没了气力，但竟没有人到椴树下乘凉，也没有人坐到长椅上，整个林荫路空空荡荡。

“我要纳尔赞矿泉水^[6]。”柏辽兹说。

“没有纳尔赞。”亭子里的女售货员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她似乎很不高兴。

“有啤酒吗？”流浪汉用嘶哑的嗓音问道。

“啤酒晚一点才会运来。”女人回答。

“那现在有什么？”柏辽兹问。

“杏味汽水，不过不是冰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就是它，就它吧！”

杏味汽水冒出厚厚的泡沫，空气里顿时弥漫出一股理发店的气味。喝完汽水的文学家们马上开始打起嗝来。他们付了钱，坐到一张长椅上，面朝湖水，背对着小布龙街。

就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二件怪事，但这件事只和柏辽兹一人有关。他突然不打嗝了，心脏砰然一跳，在某个瞬间消失不见了踪影，过了一会儿却又回来了，但仿佛被楔入了一根钝针^[7]。不仅如此，柏辽兹还被一种莫名而又强烈的恐惧感笼罩了，以至于想要立刻头也不回地逃离牧首湖。柏辽兹焦虑不安地回头望了望，不明白是什么令他如此害怕。他脸色煞白，掏出手帕擦了擦

额头，心想：“这是怎么啦？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啊……是心脏出问题了吧……是我劳累过度了吧。真的该丢开手了，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可要去酸水城^[8]疗养了……”

正想着，炽热的空气仿佛在他面前凝聚起来，交织出一个透明的、古怪的人形。那人长着小小的脑袋，戴着一顶马夫式的便帽，短小的格子上衣竟也像空气一样是透明的……此人身高足有两米多^[9]，但肩膀却很窄，出奇地瘦，而且，请注意，还扮着嘲弄的鬼脸。

柏辽兹这辈子都四平八稳，从不习惯看见不寻常的事物。他的脸顿时变得更加惨白，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想：“这不可能吧！……”

但是，千真万确，这个高个子的透明男人，正双脚离地，在他面前左右摇晃。

这一刻柏辽兹吓得闭上了眼睛。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结束了，幻像消失了，穿格子上衣的男人也不见了，连同插在心里的那根钝针也弹了出来。

“呸！见鬼了！”主编大声说，“你知道吧，伊万，我刚才差点中暑了！甚至出现了幻觉。”他勉强一笑，但眼神却仍惊惶不定，双手还在颤抖。

不过他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一挥手帕，打起精神说：“嗯，总算好了……”接着便继续谈论那个被杏味汽水打断了的课题。

后来人们才得以知晓，那是一场有关基督耶稣的谈话。原来，主编曾邀约诗人为下期杂志创作一首反宗教题材的长诗。这

首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果然很快就完成了，但很遗憾，主编却一点都不满意。尽管流浪汉在自己的诗作里把主人公基督耶稣描绘得极为阴暗，但是主编仍认为全诗必须重写。于是，为了强调诗人犯下的主要错误，主编给他开了一堂关于基督耶稣的讲座。很难说流浪汉究竟为什么没有写好，也许是因为他有天赋却表达能力不强，或者他对所写作的题材根本就一无所知。不管怎样，他笔下的耶稣虽然不讨人喜欢，却是个活生生的形象。而柏辽兹就是要向诗人证明，耶稣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关键问题在于世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耶稣这样一个人，所有关于耶稣的故事纯属简单的虚构和再平常不过的迷信。

应该说，主编是个博览群书之人，谈话中他非常巧妙地引征了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比如亚历山大城的斐洛^[10]，和修养极高的优素福·弗拉维^[11]。因为他们就始终对耶稣的存在只字未提。展现博学的同时，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还顺带告诉诗人，著名的塔西佗《编年史》^[12]第15卷第44章中讲述耶稣受刑的那部分内容，也是后人伪纂的增补。

主编所说的一切对诗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他专心倾听的同时，一双机敏的绿眼睛紧盯着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只不过他偶尔会打嗝，所以暗自咒骂着该死的杏味汽水。

柏辽兹接着说：“所有东方宗教流派按例都有贞女生育神子的说法。所以，基督徒只是毫无创意地用同样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本不存在的耶稣。这才是必须掌握的要点……”

空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空回荡着柏辽兹的男高音，米哈依尔·

亚历山德洛维奇越来越驶入了玄奥。这种玄奥，只有那些饱学之士才能驶入，且不至于断送性命。而诗人却越听越兴致盎然，受益匪浅。他听到了埃及祥神、天地之子奥西里斯^[13]的故事，知道了腓尼基人有个法姆斯神^[14]，了解了马尔杜克^[15]，甚至获悉了从前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曾敬拜过一位不太出名的、残酷的威济洛波特利神^[16]。

而就在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向诗人讲述阿兹特克人如何用面团为威济洛波特利神塑像的当口，林荫道上出现了第一个人影。

直到后来，应该说，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各相关机构才提供了关于此人长相的报告。但这些报告的核对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有报告说，此人个子矮小，镶金牙，右腿瘸。也有报告说，此人身材伟岸，戴白金牙套，左腿瘸。另有报告则言简意赅地表示，此人没有任何显著特征。

不得不承认，这些报告没有一份能派上用场。

然而最初的情形是这样的：被描述人根本没有瘸腿，既不是矮个子，也算不上伟岸，只是长得略高而已。至于牙齿，他左侧戴着白金牙套，右侧则镶着金牙。一身价格不菲的灰色西服，穿着进口皮鞋，颜色和西服很搭调。及耳的灰色软帽歪戴着，腋下夹一根手杖，手杖黑粗的柄端被雕成一个狮子狗头^[17]。此人看上去四十出头，嘴角略显歪斜，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头黑发。他的右眼黑亮，而左眼却不知为什么闪着绿光。两道黑眉，一高一

低。总而言之，这是个外国人。

走过主编和诗人坐着的长椅时，外国人斜眼瞅了瞅他们，随即停下脚步，竟在距离两位朋友不远的相邻长椅上坐了下来。

“德国人吧。”柏辽兹心想。

“是英国人。”流浪汉心想。“看，还戴着手套，也不嫌热。”

那外国人扫视了一下湖畔的高楼，显然他是初来乍到，对这个地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把眼光停留在高楼的顶层，注视着被玻璃窗折射得七零八落的太阳，而那灿烂夺目的余晖正渐渐地远离这位主编大人，即将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随后，他目光下移，看了看低层的玻璃窗，那里已经因黄昏的逼近而显得阴暗。他似乎冲着什么宽厚地笑了笑，眯缝起眼睛，两手搭住手杖的柄端，又把下巴贴靠在手背上。

“你啊，伊万，”柏辽兹继续说，“有些地方你写得很好，很有讽刺性，比如关于上帝的儿子耶稣降生那部分，但关键是在耶稣之前就诞生过好几个上帝之子，比如弗里吉亚的阿提斯^[18]，简而言之，这些人，包括耶稣，没有人降生过，也没有人存在过。所以你必须证明耶稣降生是荒谬的传闻，而不是去描写耶稣降生，或是占星家^[19]来访等等。不然照你这么写下去，就好像耶稣真的诞生过似的！……”

饱受打嗝之苦的流浪汉这时候屏住了呼吸，想要把嗝憋回去，却打出了一个更响亮更难受的嗝。而此时柏辽兹也中断了自己的大论，因为那外国人冷不丁站起身，朝作家们走来。

他们吃惊地看着他。

“请二位原谅，”来人开口说话时带着外国口音，却没有把单词念错，“虽然我们素昧平生，多有冒犯……但我对两位的高论实在很感兴趣……”

他彬彬有礼地摘下软帽，两位朋友也只好欠身鞠躬还礼。

“嗯，他更像是个法国人……”柏辽兹私下琢磨。

“兴许是波兰人吧？”流浪汉心想。

这里必须做个补充说明，就在那外国人刚开始搭腔的时候，诗人就觉得他很讨厌，而柏辽兹多半则是喜欢上他了，倒也不能说是喜欢，嗯……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感兴趣吧。

“能允许我坐下吗？”外国人恭敬地请求，两位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向两边分开。外国人在他们中间利落地坐下，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如果我没有听错，你们在谈论说耶稣没有在世上存在过？”外国人用闪着绿光的左眼盯向柏辽兹。

“对，您没有听错，”柏辽兹客气地回答，“我正是这么说的。”

“哈，太有意思了！”外国人大声说。

流浪汉皱起眉头，暗自心想：“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

“您也同意您朋友的观点吗？”来历不明者侧身转向右边问流浪汉。

“百分之一百！”流浪汉直言不讳，他向来用词别出心裁而又形象。

“太妙了！”这个不速之客大声惊叹，随后又不知为何，贼眉鼠眼地四下望了望，压低了本来就很低沉的嗓门说：“很抱歉，可能我过分纠缠，但据我的理解，别的姑且不论，你们是否还不信上帝？”他的眼神变得惊慌起来，又说：“我发誓，我谁也不告诉。”

“不错，我们不信上帝，”柏辽兹看到外国游客的惊慌，他微微一笑，“但是这个话题完全可以随意谈论。”

外国人把身子往椅背上一仰，因为好奇的缘故，甚至轻声尖叫起来：

“你们——是无神论者吗?!”

“没错，我们是无神论者。”柏辽兹微笑着回答，而流浪汉却在气鼓鼓地想：“这外国佬，简直没完没了了!”

“噢，真是太好了!”惊讶不已的外国人大声说，左右转动着脑袋，看看这位，又瞅瞅那位。

“在我们国家，无神论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柏辽兹的语气像外交家一样谦恭，“我国大多数人民早就自觉地拒绝相信关于上帝的奇谈了。”

这时，外国人做出了一个荒唐的举动：他站起身，握了握目瞪口呆的主编的手，还来了这么一句：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

“您为什么要感谢他?”流浪汉眨巴着眼睛问。

“感谢他告诉我这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作为一个游历人士，我对此兴趣十足。”这个外国怪人意味深长地抬起一根手指解

释道。

看来这个重要的见证的确让游客印象深刻，他惊恐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的房屋，似乎生怕每个窗口都会冒出一个无神论者。

“不，他肯定不是英国人……”柏辽兹心想，而流浪汉却又一次皱起了眉头，思忖着：“他哪儿学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呢，真有意思！”

外国游客不安地沉思了片刻，说：“那么请问，那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又怎么解释呢？我们知道，这类论证有五种^[20]之多呢？”

“没办法！”柏辽兹深表遗憾地回答：“没有一种论证是有价值的，人们早就把这些论证束之高阁了。您也该同意吧，在理智的领域里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

“精彩！”外国人惊叹道，“高论！您的这种论调简直就是那个悲天悯人的老家伙伊曼努尔^[21]再世。可笑的是，他推翻了所有五种论证后，又像自我嘲讽一样建立起他自己的第六种论证！”

学识渊博的主编委婉地笑了笑，随即反驳道：“康德的论证嘛，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席勒^[22]的话就不无道理，他认为康德对这个问题的推论只能说服奴隶，而施特劳斯^[23]对他的论证更是付诸一笑。”

柏辽兹嘴上夸夸其谈，心里却在琢磨：“这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的俄语说得那么好？”

“康德这样的人，宣扬这种论证，就该抓起来判他三年，关

到索罗夫基去^[24]!”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冷不丁在一旁插了一句。

“伊万!”柏辽兹窘迫不已，小声制止了他。

但是把康德发配到索罗夫基去的建议非但没有令外国人感到意外，反而让他兴奋不已。

“正是，正是，”他叫了起来，盯住柏辽兹的绿眼睛灼灼闪亮，“就该让他去那里！我在跟他一起用早餐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教授，想出这些另类的玩意儿是您的权利！也许够聪明，但实在是晦涩难懂啊。人们会取笑您的。’”

柏辽兹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心想：“一起用早餐……告诉康德？……他这是编的哪一出啊？”

但外国人压根没有因为柏辽兹的惊骇而感到丝毫尴尬，他冲着诗人继续往下说：“但是，把他发配到索罗夫基怕是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在某个比索罗夫基远得多的地方待了一百多年了，请您务必相信我，把他从那里弄出来是万万不能够了！”

“太可惜了！”诗人挑衅般地回应。

“我也深感遗憾！”来历不明者表示赞同，接着眨了眨眼睛继续说：“但我还是有个问题没想通：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请问是谁掌管人类的命运，又是谁掌管着大地上的万物章法呢？”

“人的命运自己掌管^[25]。”流浪汉气冲冲抢着回答，虽然说实话，这个问题他自己都没有想清楚过。

“谬矣，”不明来历的人不慌不忙地说，“掌管，至少也应该有个精确的计划，而且还得多少有个像样的期限吧。再请问，人